

生于莲花的佛陀

唐 韵



唐 韵

医学硕士,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所,出版有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长篇文化散文《左岸的黄河》、译著《思维世界的语言》等。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新作品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多个奖项。

藏族历史上,有几个人物是我特别崇拜的。若按时间顺序,松赞干布是第一位;若按程度论,则数莲花生大师为最——虽然莲大师本人并不是藏族人。

在藏地,莲花生大师被奉为藏传佛教的始祖。人们公认,是莲花生大师使佛教在雪域高原真正扎下根来,并且赋予了藏地佛教以独特的气质。莲花生大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具备一个“偶像”的全部要素:他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奇特的成长经历,法力高超且脾气火爆,说不了两句就动手,但面狠心善、慈悲为怀,不真的置人于死地,而以传播佛法劝人皈依为旨归。

另外,莲大师极有人格魅力,“个人生活”也不错。他有两个老婆(明妃),都貌若天仙,又法力高强。——这也是我对莲大师特别向往和敬服的地方。

二千多年前,佛陀在八十岁圆寂前曾预言:“我入灭八百年后,东印度海子中将出生一位圣者。他是我以我之心、阿弥陀佛之身、观世音菩萨之口三者所化,功德无量,智慧极高。”

这个人,指的就是莲花生。

母亲将他藏在莲花里

莲花生是古代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境内)人。相传,莲花生的父亲增巴南喀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头上长有三只眼睛,心脏的地方有一朵八瓣金莲花标记,左脚掌中心有智慧眼的标记。莲花生降生时,面罩光彩,二目圆睁,鼻子上方因愤怒而生的皱纹非常突出,三角形的嘴巴长得很大,双手作破坏的姿势,双脚成舞蹈状。莲花生是他父母的第二个儿子,父亲为他命名“白玛久乃”。

莲花生的母亲茶伽女俄丹是婆罗门种姓的一名女子,她性情刚烈、心气很高,一心向往踏上智慧之路。为了实现理想,茶伽女俄丹不惜离开丈夫,只身带着小儿子白玛久乃外出求法。一次,茶伽女俄丹为赴一个法会,嫌儿子累赘,竟异想天开地将白玛久乃藏在一朵盛开的青莲花的茎秆深处,自己一人赶路走了。

茶伽女俄丹在法会上获得法力、完成了心愿，这时才想起被自己藏在莲花里的儿子。可是，等茶伽女俄丹匆匆赶回去，收藏白玛久乃的那朵莲花已经不在了。

茶伽女俄丹以为儿子被野兽吃掉了，她伤心地痛哭、后悔不已，竟迁怒于她的丈夫，不再肯回家，而是在外继续四处学法。

其实，白玛久乃并没有死。他被一对受到神谕的国王夫妇从莲花茎中找到，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王子。

因为王子是自然出现在一朵莲花里，所以人们叫他“莲花生”。

莲花生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品质。一位相术师看了莲花生的胎记，预言：“这位神圣高贵的王子具有佛陀完美的品德，将被上天选中。他那白里透红的肤色，预示他将用强有力的语言降服世间的所有神鬼；他鼻尖上愤怒的皱纹，预示他将挫败强大的夜叉军队的抵抗；他那三角形的嘴巴，预示他将成为空行母的首领。”

莲花生后来的行状果然如此，他在三岁时就以非凡的法眼看穿一个魔鬼的化身，用石块将其致死，保卫了王国的安全。莲花生的神奇故事像风一样流传开去，被莲花生的母亲茶伽女俄丹得知。茶伽女俄丹没想到还能重新见到自己的孩子，欣喜万分。茶伽女俄丹这时已经修习达到了智慧之地，她应允送给儿子一份珍贵的礼物，告诉他在南方一个叫僧格南充的崖洞里，藏有许多顶级的经典秘籍。同时，茶伽女俄丹也决定回到丈夫的身边，协助他作他的修法女伴。

莲花生跟随母亲回到家，接受了父亲给他的畏怖灌顶，然后离开父母，只身前往南方。莲花生找到母亲告诉他的山洞，从中取出五只镶着珍宝的盒子。莲花生从一个珍贵的铁盒中取出了金刚橛真言和教义；从一个兽角盒中取出了无上瑜伽、变幻经和心经等经文；从一个水晶盒中发现了正净见、真言和阿

含经等经文；从一个铜盒中找到了大圆满法的经文；从一个骨盒中找到了一些女魔和罗刹王弟子们的经典。

根据母亲的指点，莲花生携带着秘籍到南方的魔山墓穴中修炼金刚橛。作为完成修法的标志，他将一根仪轨橛投向了山崖之中。在西方的罗刹魔窟，莲花生修持完了大圆满法，所以他的推断理解能力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在北方的习武洞穴中，莲花生修习获得了女魔和罗刹王之果，所以他能使鬼怪归附在他的教派之下。由于莲花生在东部的秘密顶觉洞窟中实现了真言和正净见的阿含经之果，所以他获得了大乐的境界。在中部的吉祥之地，莲花生修习了无上瑜伽、变幻经和心经之果，所以他实现了发光的身体。

从此，莲花生在世間修习、传法，名声响亮。

松赞干布的遗言

在藏地传说中，佛教最早出现是在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代。相传，一天，一只镶着珠宝的铜筐从天上落到吐蕃王宫雍布拉康的屋顶。雍布拉康是吐蕃第一代聂赤赞普亲手建造的藏地第一座宫殿。王室成员带着难以名状的敬畏心情打开了铜筐的盖子，发现里面是一座金光闪闪宝塔。宝塔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却是谁也没见过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这时，从九天之上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再传五代，将会出现知晓这些东西的人。”

果然，五代赞普之后，松赞干布继任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创造了藏族文字，人们才认出铜筐里的东西原来是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

——关于这一传说，一些藏族文献中记载了另一种今人看来比较可信的解释，即说这些经文典籍原是由印度佛教传播者带来西藏的，藏地因当时尚无文字故没人认得。当时，佛教中大发菩提心济世度人的大乘教法

已经开始盛行，佛教徒们纷纷离开修行之所，去寻找自己的度化地，完成解脱一方的誓愿。雪域高原虽有雪峰峻岭阻隔，也难挡虔诚的佛教徒们弘扬佛法的决心。只因藏族人喜爱天空，苯教巫师爱用上天说事儿，传法的佛教徒便附会了这一“天降佛法”的传说。

佛教真正传入藏地，是在松赞干布时期。藏传佛教历史上，人们通常把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时分别带来的两尊释迦牟尼等身像，作为佛教传入藏地的标志。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王者。最早的藏族人是生活在西藏山南一带的土著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在雅砻河谷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吐蕃部落。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以其雄才大略、英武善战，驰骋于雪域高原，征服兼并了周边诸多部落部族，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今天西藏在世界上通用的名称“TIBET”，就来源于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一词。

因为松赞干布的伟大功绩，他被藏族同胞奉为神圣，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与之后的赞普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并称吐蕃“三大法王”。

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松赞干布的两桩“政治联姻”关系密切。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王朝后，对周边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产生敬羨之情，在政治、宗教、文化上采取开放政策，表现了一个王朝国力迅速上升阶段的统治者开阔的胸怀和志存高远的抱负。

盛唐年间，松赞干布渴慕大唐王朝的繁荣，向唐朝请求联姻。公元641年，唐皇李世民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此前，松赞干布于公元639年先迎娶了尼泊尔国国王鸯术输伐摩的女儿尺尊公主。

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均来自佛法昌盛的国度，这为佛教进入藏地创造了难得的机缘。尺尊公主在陪嫁中带来一尊不动金刚佛像，是

佛陀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一尊觉卧佛像，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佛陀在世时反对偶像崇拜，他一生中只同意了以自己三个不同年龄塑的三尊像。其中的两尊，便是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带进吐蕃的这两尊佛像，因此极为珍贵，在佛教徒的信念中，被视为与佛祖本人有同样加持力真身像。

此外，吐蕃还从印度南部请来了一尊相传为自然生成的十一面观音旃檀像。

这三尊佛像的入藏，标志着佛教正式开始在吐蕃的传播。

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来到藏地后，分别主持建造了神变寺（大昭寺）和惹摩伽寺（小昭寺）以供奉佛像。两位公主还带来了诸多佛经和法物，在她们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开始积极接受佛教思想。

宗教历来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和精神世界的反映。吐蕃前期，藏王一直以苯教治国。苯教是藏地的原始宗教，它信奉“万物有灵”，崇尚自然崇拜。在吐蕃早期部落联盟时代，重大国事都要经各地贵族和邦国部落首领以会盟的形式“自下而起”相议，赞普的权力十分有限。吐蕃藏王从一个部落首领，最终成为雪域大地上的最高主宰，这一社会现实对应在宗教领域里，迫切需要打破以往苯教众神平等的“方格模式”，创造一个崭新的、超出其他众神的至高无上的神。

苯教巫师也是吐蕃时代一个特殊的宗教权力阶层。吐蕃中期以后，苯教巫师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从民间的婚丧嫁娶、农耕放牧，到国家的祭天祭祖、对外战争，甚至新赞普何时即位主政，都要由巫师来决定。这样一来令藏王很不爽。作为天神化身的藏王和有非人之力的本波及信奉苯教的贵族集团，由最初的相互利用和扶持的关系逐渐形成对立之势。

再有，苯教虽然有着完备的神祇体系和繁多的仪轨方式，但长期以来它只起着上祭

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的巫术功能，缺乏超拔的精神追求和终极的生命关怀，不能真正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道，满足不了民众天然的宗教饥渴。苯教巫师又垄断了神权，取消了普通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权利。雪域众生在崇拜原始自然神灵的同时，还要膜拜人间不断出现的神祇，他们身陷磨难、精神苦痛，渴望获得解放和再生。

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也是佛教在产生了1500多年、在整个亚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蔓延潮涌之后，终于越过绵延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来到雪域藏地的必然机缘。

然而，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被介绍到吐蕃，远远未能动摇原有宗教苯教的根基。赞普王权神化和集权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损害到一些部落贵族的既得利益，引发权力集团间的争斗。一些部落贵族联合地位同样受到威胁的苯教巫师，企图依靠传统宗教的力量与王室抗衡。

据说，尺尊公主最初想修建大昭寺一直不能如愿，苯教巫师声称吐蕃的疆域是一个仰卧的巨型女妖，难以制服。后来有一个阶段，大昭寺白天修好的地基房屋，入夜后就会被“魔鬼”夷为平地、不见余痕，尺尊公主为此极为悲伤。

可见那时，藏地原始宗教苯教对外来佛教的排斥与压制，是怎样一个严酷的情形。

松赞干布时期，藏地虽然有了一批能依的佛像，翻译了一批佛教正法佛经，也建造了一些佛塔或佛殿，但这时吐蕃还没有藏族人自己的剃度出家的僧尼，所建佛殿也是为了供奉佛像和请异域佛僧翻译佛经所用。按照佛教的传承仪轨，这样还不算正式有佛法存在。

佛教在藏地的真正植根，还要过上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日子，等待深厚法缘的来临。

相传，松赞干布去世时，留下遗言：

“……在我的子孙中后代中，有一个叫做‘德’的赞普，他执政时期将传来佛教圣法，并

有很多人追随如来佛出家为僧。他们光头、赤足、身着袈裟，为数众多，成为神和人的供养处。由此，我等自身及他人可获得今生与来世转生善趣和得到解脱等一切安乐。……”

一个叫做“德”的王

历史上，唐朝与吐蕃有过两次联姻，第二次嫁入西藏的是一位真正的王爷千金金城公主。

大概因为文成公主的名声与功德太过眩目，遮住了她这位后代公主的光芒；又可能因为当时的唐朝已从盛世走向衰落，许多事情也有着身不由己的苦衷，历史典籍中，金城公主入藏和亲的记载远没有文成公主的丰富。实际上，无论对唐蕃两国的安定和睦，还是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与植根，金城公主的作用都十分巨大，一点儿不在她的祖姑之下。

金城公主在藏地的故事，要从她的丈夫赤德祖赞说起。

赤德祖赞是松赞干布的玄孙、吐蕃第三十七代赞普。一天，赤德祖赞在王宫里巡视，碰巧看到了先朝大臣噶尔刻在铜板上的松赞干布的那份遗嘱，赤德祖赞心想，先祖说的后代子孙中一个叫做“德”的赞普会在藏地将佛法弘扬，那指的不就是我吗！

于是，赤德祖赞决定继承先王遗愿，继续弘扬佛法。

赤德祖赞派遣两位使者去印度求法，他们法缘尚未具足，只邀请到《阿笈摩经》、《金光明经》、《业缘智慧经》、《事部》、《行部》等佛经，整理成经卷后回来献给赞普。赞普为安放这些经卷，建造了拉萨喀札、札玛邦桑、钦浦南热、札玛噶若、玛萨贡五座佛堂。

这期间，赤德祖赞为姜查拉温王子向大唐求亲，迎娶到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不幸，金城公主来吐蕃的路上王子病故，抵达逻些后，金城公主只好嫁给赞普赤德祖赞。

金城公主喜好读书、笃信佛教，从唐朝带

来大量佛经和佛教贡品。金城公主对赤德祖赞传播佛法给予了鼎力支持，她把之前安放在小昭寺的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移到大昭寺供养，并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五佛堂中供养了三、四年。

当时，吐蕃本土还没有出家僧尼，金城公主收容接待如此数目可观的外地僧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公元742年，赤德祖赞的王子赤松德赞降生。

关于赤松德赞的出身，有一个传奇故事。藏地人相信，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所生。传说，王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早晨，赞普的另一位妃子纳囊氏将王子抢去，毫不讲理地说是自己生的。大臣们为了弄清真相，把王子放在一个山洞里，让两位妃子去抱。金城公主先抱到了王子，纳囊妃子上来拼命抢夺。金城公主不忍心王子受伤，就放开了手。由此，大臣们确信王子是金城公主所生。

——这只是传说故事。据古藏文记载，金城公主死于公元739年，而赤松德赞生于742年，文献也明确记述赤松德赞是纳囊王妃所生。如此看，王子其实还是纳囊氏所生。藏地人们所以这样传说，大约因为纳囊王妃家族信奉的是苯教，而佛教信徒们希望他们拥戴的赞普出自信佛倡佛的汉家，并且能够将佛教弘扬光大吧。

有关赤松德赞出身的传说，代表了新兴的佛教文化和传统的苯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这两种宗教势力在吐蕃争夺政治统治地位的又一次较量。

相传，到了王子一周岁的时候，按照吐蕃的习惯要给王子举行“能步庆典”。赞普请来了汉族和纳囊氏的亲友。纳囊氏的亲友每人手中拿一件斗篷，逗引王子说：“到舅舅怀里来！”王子说：

“赤松德赞我是汉家好外甥，纳囊家族怎能当舅舅！”说完扑到汉族亲舅怀中。

这样，王子赤松德赞的名字也就由他自己取定了。

这个王子，就是松赞干布遗嘱中预言的那个叫做“德”的王。

公元755年，赤德祖赞被信奉苯教的贵族末氏、朗氏家族谋杀。

叛乱虽然迅速被平息，但因为嗣位的赞普赤松德赞只有十三岁，尚未成年，权力落在赤松德赞的舅舅、辅政大臣玛尚·仲巴杰手里。仲巴杰是一个顽固的苯教徒，憎恨佛教，他颁布法令，只准民众信奉苯教、不能信仰佛教，否则没收财产，流放边地。

仲巴杰命令拆毁五佛堂，撵走住在拉萨的外地僧众，将大昭寺和小昭寺改成作坊和屠宰场。当时，小昭寺遍地畜生的尸骨，剥下的皮子滴着血搭在佛像身上，肠子和内脏挂在佛手上。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被用皮绳从大昭寺里拖出，要送回汉地。可是，佛像只拖到喀扎洞怎么也拉不动了，皮绳纷纷断裂，仲巴杰只好命人将佛像埋进沙坑。

后来，佛教信徒冒死将佛像挖出，用两头骡子驮着送到了邻近印度的芒域。

当时拉萨一个管理佛像和经塔的香灯师是汉地来的僧人，受驱逐回中原。相传他走时把一只靴子忘在了吐蕃，事后这位汉僧说：

“这预兆着吐蕃佛法还会像星星之火一样，再度燃烧兴旺起来！”

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已经接受了佛教，确有今生来世。可是，大臣仲巴杰灭佛以后，传统的苯教文化在藏地兴起，人们渐渐地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仰。

拔·塞囊是赤德祖赞的一位大臣。玛尚·仲巴杰灭佛以后，塞囊的一对儿女同时去世了。塞囊心里万分悲伤，他秘密拜访了一位隐匿起来的汉地和尚，问他前生后世之说是不是

是真的，要他给两个死去的子女指引来生的道路。汉地和尚确定了来访者的信仰之后，问塞囊：“你愿意让死去的儿女转生为神呢，还是让他们转生为你的子女？”塞囊说：“希望他们转生为神！”而孩子们的母亲思念孩子，希望他们继续转生为自己的子女。

为了满足这对父母的愿望，和尚对男孩的尸体做了法事，他的尸骨遂变成舍利。和尚说这预示着男孩已经转生为神。接着，他又把一颗豆粒大的珍珠放到左腮上涂了朱砂的女孩尸体嘴里，作为转生后的标记。和尚举行完法事后，把女孩的尸首装进一只陶罐，埋在她母亲床下，预言：“明年即生为你儿子！”

第二年，塞囊的妻子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口中含着那粒珍珠，左腮上有一个红痣。塞囊和妻子打开床下的陶罐看时，那粒珍珠已经消失了，而女儿尸体上的朱砂标记还有清晰的痕迹。这孩子没人教他就知道自己的来历，塞囊于是相信了有今生来世的轮回，这位男孩正是他们死去女儿的转世。

这是藏族传说和历史文献中，最早记录人死后投胎转世的故事。

这以后，塞囊笃信佛法，开始秘密跟随汉地和尚习法修行。

后来，塞囊向已经继位的赤松德赞请求到印度和尼泊尔取经。赤松德赞派他到芒域地区当地方长官，以便秘密求法。

再后来，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法，塞囊成为第一批出家到桑耶寺的七位和尚之一。

施展法力除妖降魔

赤松德赞成人继位后，和亲信大臣们设计，将玛尚·仲巴杰骗至事先修好的墓穴中，封住墓门将其处死。赤松德赞随即废除仲巴杰的禁佛令，从芒域迎回释迦牟尼佛像，重新归位到大昭寺主神殿，又派塞囊去尼泊尔请来了佛学大师寂护。

此时，大约是公元763年左右。

寂护又名静命，出生于孟加拉，是当地萨霍尔王之子，后来在那烂陀寺出家，受具足戒，是一位著名的中观自续派论师。在藏地，寂护开始在传授《十善法》和《十二缘起》等佛教教法。

赤松德赞的这些做法，自然引起苯教徒、特别是王室和贵族中苯教人物的激烈反对。这时，刚好藏地发生了一系列旷世难遇的自然灾害，雷电摧毁了拉萨的红山宫，大水淹没了山南的旁塘宫，冰雹打毁了庄稼，瘟疫到处流行。长期接受苯教文化的吐蕃人很容易将这一切与佛教联系起来。一时间，吐蕃上下谣言四起，都说是佛教的异端邪说得罪了吐蕃的神灵，它们愤怒了，才降下这么多可怕的灾难。

赤松德赞难以抵抗这样强烈的反对之声，只好从金库中取出一升碎金，率领塞囊等大臣，接连三个晚上到寂护住的幔帐外转圈，迟迟不能开口。最后，还是寂护将赞普请进住处。赞普献上金子，说：

“大师，我的福份不够，实在无法奉行佛教，我非常难过。”

当时，寂护正在龙促宫房顶的白绸幔帐中静修。作为一名圣者，寂护当然清楚这次文化复辟的原因所在。虽然苯教的代表人物仲巴杰已经从吐蕃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但在民间，吐蕃人的神灵鬼怪观念仍然是支持他们认知体系和生存观的基点。因此，降服神灵是藏地弘扬佛教的关键。寂护对赤松德赞说：

“佛法在吐蕃无法推行，因为这里的神灵鬼怪不喜欢佛法，施放恶术为害藏地生灵。在印度的乌仗那地方，有一位叫莲花生的比丘，他的法力十分高强，可以将他请来，他必能将降除吐蕃境内的一切妖魔鬼怪，协助赞普弘扬佛法。”

过了一段时间，局势慢慢平息了下来。赤松德赞按照寂护大师临走时的嘱咐，派塞囊

去尼泊尔迎请在那里修行的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对自己到吐蕃降服魔怪的因缘已有预感，他于是离开修行洞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门域，见到了塞囊率领的使团。

在藏地，有关莲花生大师降魔镇邪、弘扬佛法的功绩，一直以来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记录和流传着。《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这样描写：

……

大师来到南塘卡尔那
岗嘎南满嘎茂女神来阻拦
放出电光打惊雷
大师把雷电掣在指尖上
女神一看吓破了胆
赶紧跳入巴姆巴塘湖
莲花生大师施法术
湖水滚烫又沸腾
煮熟了女神的骨与肉
女神跳到岸边说
佛祖的代表金刚骷髅师
请你手下宽恕我
我再不狂妄设障碍
愿意顺从作部属
女神献出名号听训诫
成为一部大伏藏的护法神

……

莲花生大师最早降服的著名神灵是念青唐古拉山神。念青唐古拉山是藏地最大的一座山脉，绵延几千公里、穿越广袤的藏北无人区。念青唐古拉山神曾经是藏地最大的一个山神，雪域十八雹神之一，在吐蕃众神当中极有威信。几年前寂护在藏地弘法，当地神灵降灾作对，念青唐古拉山神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布达拉红山遭遇雷击便是祂干的。莲花生大师知道，要降服吐蕃藏地的妖魔鬼怪，首先要制服念青唐古拉山神。

莲花生大师一行刚刚进入吐蕃境内，念青

唐古拉山神就得知了此事，祂作法掀塌了雪山，掣动闪电、砸下巨雷、降落冰雹，大雪霎时落满莲花生大师的肩头，他的脚下也喷出的雪瀑扬起迷雾，遮住了前进的方向。念青唐古拉山神还神变出一条白色巨龙，堵住了大师的去路。

莲花生大师脾气多大啊，他非常恼怒，用金刚杵插住巨龙的腰，对念青唐古拉山神说：“山神你给我听好了！我一定要捉住你，让你发誓保卫佛教，做佛教的护法神！”

莲花生大师遂在雪山之巅建起五座坛城，接连三天作法与山神和白龙大战。莲花生融化雪峰为洪水，使山顶露出青黑的颜色，山神感觉烧灼难耐。莲花生又发力击碎山上的岩石，岩石轰然坍塌，砸住了白龙的身体。最后，山神和白龙都受不了了，跪倒在莲花生面前。

这时，狂风暴雪停止了下來，雪山也不再坍塌，雪域高原变得异常宁静。念青唐古拉山神发誓作佛法的保护神，白龙也皈依了佛法。

后来，念青唐古拉山神还成为建有布达拉宫的拉萨红山的保护神、藏地财宝保护神和吐蕃赞普后代的保护神，是莲花生大师身边最忠诚的一位神灵。

莲花生大师降服念青唐古拉山神的消息从藏北草原传遍整个藏地。吐蕃的大力鬼神慑于莲花生大师的威力，大多数都向大师许下了从此不再作恶，愿意守护佛教正法的誓言。但还是有一些鬼怪不服气莲花生大师，他们依然如故、各行其事。莲花生大师并不担心这些高傲自大的凶神，他想等机缘一到，他们都会成为佛法的卫士。

在拉萨的王宫，莲花生大师受到藏王赤松德赞的欢迎。出于礼节，莲花生大师要向赞普行礼，赤松德赞急忙阻拦，说：“我不能接受出家人的敬礼！”莲花生大师就向一块巨石行礼，巨石立即崩裂。赞普接着向大师敬礼，大师也向赞普致以问候。

次日清晨，莲花生大师画好坛城，从寝宫中选出拉龙地方的儿童措协年勤巴，协助他

举行了圆光占卜。措协年勤巴指认出用洪水淹没旁塘的雅拉香保山神，还有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十二女神，以及其他危害雪域的夜叉、火神和恶龙。

接下来，莲花生大师用法力一一对付这些神怪。对于他们中的万恶者，莲花生使用他的威猛法力加以震慑；对于他们中的善神，大师则予以劝善，叫他们立誓护法；如果这样做了还不驯服，莲花生大师就以火祭的方式让他们在烈火中毁灭。其中，夜叉和火神是最早臣服莲花生大师的。恶龙自知魔力难与莲花生抗衡，便主动来找大师，说：“大地之上，赞普最大；大地之下，龙王我最大。藏王要修建寺院，我愿意布施十四匹骡子驮的金子。”说完，也立誓接受护法。

莲花生大师又以其高超的密法，降伏了党党灯笼药面神、独角鬼、曼母神、罗刹鬼、龙王、二十八星神等等。莲花生大师所到之处，鬼魔无不惊魂丧胆，纷纷为大师摆设祭坛，表示臣服。

最后，莲花生大师降服了雅拉香保山神和珠穆朗玛长寿五姊妹女神及十二女神，使他们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雅拉香保山神居住在雅砻河谷的雅拉香保山上。相传，吐蕃第一位赞普从天梯来到雪域，就住在这座神山的脚下，雪域的十亿战神都归祂管辖。作为西藏四大山神之首，雅拉香保山神是傲慢无礼的，并不把莲花生大师放在眼里。

莲花生大师也知道雅拉香保山神的利害，所以当他到达雅砻河谷，看到骑在白色神牦牛背上的雅拉香保山神时，早已做好了准备。雅拉香保山神先喷出排山倒海似的洪水，试图淹没莲花生大师。莲花生跳到脱布那的高山上，举起金刚法杖一指，洪水立即倒流，将雅拉香保山神的坐骑逼到了大湖里。大师跳进湖水，用金刚法杖猛击湖水。一时间，狂风大作、波浪冲天。

雅拉香保山神看在湖中战不过莲花生，只好驱赶着白牦牛逃到雪山之顶。莲花生大师高举金刚，在后面紧追不舍。山神喊道：“外

乡的巫师，不要欺人太甚！”莲花生大师说：“你侵害过雪域众生，如果不发誓投降，我就用金刚之火将你和你的坐骑烧死在山顶！”

大师说完，举起金刚指向东面的一座雪山。一团火焰腾空燃起，雪山顷刻间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雅拉香保山神看到这个可怕的情景，立即变成一条山一样的白牦牛，企图逃离雪域。莲花生大师用铁钩手印扣住牦牛的鼻子，金刚镣铐使它更难动弹。雅拉香保山神知道自己不是莲花生大师的对手，祂从牦牛的背上跳下来，将祂的水晶剑插在雪地上，向大师敬礼，说：

“我是神灵鬼怪的恶者，没有奉行佛法的愿望。但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破坏佛法了。不过请别让僧人到我跟前来，不然我还是会发火的。”

说完，雅拉香保山神面对太阳立下誓言。

从此，雅拉香保山神成为莲花生大师最忠诚的护法卫士，祂常以一头白牦牛的身形显现给莲花生大师。

离开雅砻河谷，莲花生大师又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水而上，前往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降服了十二丹玛女神和长寿五姊妹，使她们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莲花生大师降服了一切八部的鬼神之后，回来对赤松德赞说：

“大王，现在您可以在吐蕃弘扬佛法了！”

“如我一般”的慈悲

莲花生大师在入藏途中极力显示他的咒术法力，使那些曾经被族人认为是喜怒无常、神力无边的自然神灵败在他的手下，那些到处游荡的精灵成为他的部属。作为佛法的传播者，莲花生大师让吐蕃民众从对自然神灵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从千百年来统治着藏地生活的思想桎梏中解脱中来，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这是莲花生大师对藏族人民最大的功德。

莲花生大师降服吐蕃妖魔的最终目的不是彻底消灭他们，而是给他们以悔过自新的机

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接纳入佛教的万神殿，使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降服妖魔的过程中，尽量模仿苯教驱鬼慑魔、祭祀神灵的宗教仪轨，特别是运用极具神秘色彩的幻术功能。莲花生把藏族人千百年来熟悉的神祇、仪式融入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既使佛教思想得到宣扬，又适应了藏族传统的心理和习俗，便于他们接受。后来，苯教的这些内容被藏传佛教吸收，成为其最神秘和富有特色的部分。例如像圆光占卜、堆玛尼石、扯风马旗、“跳神”等，都是从苯教的宗教仪轨中演化过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是“佛教化”了的苯教，也是“苯教化”的佛教，佛教是在与苯教的矛盾、冲突和争斗中，形成了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教派形式。

而这一形式的最初确立，是至高无上的莲花生大师一手缔造的。

莲花生大师在吐蕃传法获得成功后，赤松德赞再次从印度请回了寂护大师，请他同莲花生大师一起在藏地弘扬佛法。

寂护大师在佛教在藏地的传播过程中，也是一位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莲花生和寂护一个是密宗大师、一个是显宗大师，两人对藏地传法来说缺一不可。莲花生大师法力高强、无所不能，他负责扫清障碍、开拓局面；寂护大师胸怀宽广、学问深厚，他致力于佛教体系在藏地的建立。

莲花生和寂护对赤松德赞说，要想佛法在吐蕃扎下根基，一定要兴修寺庙、翻译佛经、剃度僧人。于是，赤松德赞下令筹建藏地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

桑耶寺的建筑蓝图是由寂护亲手设计的，选址在山南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传说，莲花生大师曾到海波日山上，召集附近的山神妖魔，命令他们协助藏王赤松德赞创建佛寺，违者将粉身碎骨。所有山神鬼怪无不诺诺连声，一口答应下来。

桑耶寺从公元762年动工，历时五年修

建完成。据藏文献记载，共有6万名民伕参加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可是，寺院的石墙才起到靶板高，民伕们就疲劳不堪了。莲花生大师遂命令那些驯服的神灵鬼怪也来修建寺院。他让大梵天和帝释天二位天王去砌围墙，让四大天王做领班，带领男女神灵一起工作。

接着，寺院修建到一半，吐蕃国库就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了。赤松德赞一筹莫展，莲花生大师说他有办法。大师领着藏王来到墨竹大湖边，让藏王藏在湖边的林木中，自己在湖畔支起帐篷，面对大户修炼起密法。不一会儿，有位美女从湖心飘然升起，她询问大师有何事。莲花生大师说：“美丽的龙女，现在人间藏王赤松德赞要和龙王交朋友，藏王的寺院没有建成，请龙王给一些财宝。”

龙女带着口信潜下水中。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一条巨龙跃出水面，往湖岸推来一大堆金沙。

五年过去了，桑耶寺终于修建完成。桑耶寺完全按照佛教的宇宙观布局，居中的主殿分三层，底层是西藏式的石头结构，主神为石头雕刻的释迦牟尼像；中层为中原式的砖瓦结构，主神为青铜铸造的如来像；顶层为印度式的木质结构，主神为药泥塑造的如来像。周围建有四大洲、八小洲、十二座神殿。这座宏伟的寺庙取名为“桑耶格松祖拉康”，意思是“超乎想象的三样永固释迦殿”。

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大师降服了非人的木鸟鬼白哈尔神和凶恶可怖的载乌玛保神，要他们作桑耶寺的保护神。从此，藏地形成传统，每一座寺院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赤松德赞为桑耶寺的落成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赞普将王妃、众大臣、贵族和吐蕃全体民众都召集起来，熙熙攘攘挤满了桑耶寺的周围。莲花生大师从格如殿托着盛满鲜花的铜盘出来，走到白色佛堂前面。赤松德赞观看大师时，却是一尊三面六臂手拿宝花的文殊金刚佛。

莲花生大师以禅定力，将正殿下层佛殿

中的众神都请到殿外，绕白色塔而行，然后面向东方站立，大师向众神抛撒鲜花。之后，众神走回殿内，照原来的次序就位。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两位忿怒神的背后忽然燃起智慧之火，把土地也烧着了。莲花生大师用小便浇灭了智火，桑耶寺的地上至今还留着火烧过的痕迹。

在寺院的开光典礼上，赤松德赞请寂护大师担当堪布，为塞囊等七名吐蕃贵族剃度授比丘戒。按照佛教戒律，授比丘戒必须有10名受戒十年以上的僧人参加方可。为此，寂护大师特地从印度请来了12位小乘僧人。

寂护开创了藏地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他们是藏地佛教史上第一批僧侣，史称“七觉士”。

桑耶寺的建立和“七觉士”的出家，标志着佛教正式在雪域高原扎下根基。

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从印度、汉地等地邀请了许多佛教学僧和大师到吐蕃，与吐蕃本族的学僧一起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们翻译了诸如《律藏》、《经藏》、《密续部》等大量重要佛教经典，这是自佛教传入吐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

此后，佛教寺院在藏地纷纷建立，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剃度出家。佛教逐渐改变了藏族人世代相传的好战性格，他们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笃信起佛教来。

然而，莲花生大师最后的消息却十分模糊。

有人说大师在藏地完成传法宏愿，又回到了印度；也有人说他就留在了藏地，一直护佑着雪域众生。我奇怪一个为雪域大地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的至圣，为什么没有被善始善终地记录。一向痴迷于神灵故事、爱创造神话传说的藏族人，哪怕为莲大师“编造”一个归宿呢。——要不，就是莲花生大师本人刻意这样吧，他实在是心胸博大、心怀慈悲，而又骄傲无比的密法大师呢，世间的一切形式于他都是不介意的。

幸运的是，藏地还是留下了对莲花生大

师真切的纪念。当年修建桑耶寺时，一位造像师曾为莲师塑了一尊镀金等身像。造像师捕捉到莲师最传神的一瞬，将其塑造为双眉紧锁、嘴唇激启，表情威严寂静，目光炯炯，如洞察世间一切，又似要喷出愤怒的火焰，镇压所有魔怪。据说，此塑像很为莲花生大师激赏，赞许说：“如我一般。”并给予了加持。藏族人视其为至宝，藏地后来的莲花生大师像，都是根据这尊塑像再造的。

莲花生大师既是藏传佛教的开山鼻祖，也是藏传佛教密宗的始祖。在藏传佛教造像中，显宗佛像的形象一般为慈悲、和善之姿。密宗佛像则大都显得威严、愤怒。显宗注重理论，密宗注重事象；显宗树立理想，密宗强调实相。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佛和菩萨各个都有两种身：一是正法轮身，即佛和菩萨由所修的行愿得到的真实报身；二是教令轮身，即佛或菩萨因为大悲而示现的威猛之相。在密宗看来，世界的实相本就是道德沦丧秩序混乱，要救度众生脱度苦海，光靠温和劝善是不够的，必要时就得有拍案而起的愤怒才可以。

只是，这样一件圣物在“文革”浩劫中，被毁掉了。

我后来去西藏山南的桑耶寺，看到的只是供在佛台上的塑像的照片。对这一切，莲花生大师早有预料，他以自己千年真身像被粉碎的残酷事象，警示人们世间的险恶与罪孽，劝喻人们只有皈依佛法、勤持修炼，才是解脱之正途。莲花生大师并没有因为愚昧的人们曾对他犯下罪过而放弃引导，千百年来他化现千万，骄傲地宣告：

“每个信仰者面前，就有一个莲花生！”

莲花生大师以其至圣至密的无上法力，令所有有缘亲见“如我一般”法像的人，和“如我一般”只能缘浅敬拜照片的人，都从大师愤怒圆睁的双目中，看到了如日月一样光芒无限的慈悲。